

知识丛书

宋元話本

程毅中著

宋元話本

程毅中著

《知識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知識就是力量。一个革命干部需要有古今中外的丰富知識作为从事工作和学习理論的基础。《知識丛书》就是为了滿足这个需要而編印的；內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国际問題、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知識。为了使这一套丛书編写得更好，我們期望讀者們和作者們予以支持和合作，提供意見和批評。

《知識丛书》編輯委员会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4 2/9 · 插页 2 · 字数 72,000

1964 年 5 月第 1 版

196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900 定价 0.40 元

統一书号 10018·347 63.9.京型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之上



漢帝當春

張飛

江東吳主蜀地川

曹操英勇占中原

不是二人分天下

來報高祖斬首兇

昔日南陽鄧州白水村劉秀字文叔帝號為漢光武
 皇帝光若為日月之光照天下之明武者是得天下
 也此者號為先武於洛陽建都在位五載當日駕因
 開遊上御園至園內花木奇異觀之不足駕問大臣
 此花園虧王莽之將近臣奏曰非干王莽事是逼
 迫黎民移買我接虧殺東都洛陽之民光武曰急令
 傳券入聖旨米日是二月二日清明節假黃榜
 寡人共黎民一處賞花至次日百姓都在御園內賞
 花各占亭館忽有一書生白欄角帶紗帽烏靴左手
 携酒一壺右手持白瓦鉢一副背自琴劍書箱來御
 園中遊賞來得晚了些个都占了亭館无处坐地秀
 才往前行數十步見株屏風柏向那綠茸二沙因之
 上放下酒壺瓦鉢解下琴劍書箱秀才坐定將酒傾
 在瓦鉢內一飲而渴連飲三鉢撫指却早酒帶半酣
 一盃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這秀才姓甚名
 誰復姓司馬字仲相坐間因悶抚琴一操畢揭起書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碾玉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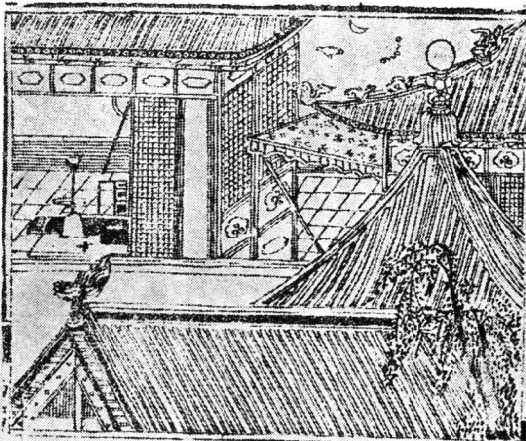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翅
平沙東郊漸
斄花供眼
南陌依稀草
吐芽
堤上柳未藏鴉
尋芳趁步到山家
隴頭幾樹紅梅落
紅杏枝頭未著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
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疎雨
楊柳輕搖淡淡風
浮舫羅青隼

京本通俗小說

錢塘夢景



增相錢塘夢

試問水歸何處無明徹夜東流滔已不管
古今愁浪花如噴雪新月似銀鈎暗想當
年富貴掛錦帆直至江州風流人去幾千
秋兩行金線柳依舊繞扁舟青山無數綠
水無數更那看白雲無數霸陵橋上望西
川動不動八千里路去時節春暮來時節
秋暮急回頭又早冬暮想人生會少離多
嘆光陰能有幾度

詩曰

春風酒一壺

夜月琴三弄

今古罕曾聞

試聽錢塘

話說宋朝有一秀才覆姓司馬名善才
汴梁人也年方弱冠早赴科場腹中背有
五車書胸內包藏千古史那秀才姓錢塘
光上國運勢豪富相取路逢

罪交羅童入申公洞中將參多婦女各救出洞來各令
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
紫陽真人。別了長老陳辛與羅童再騰空而去了
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已了收拾行
李騎馬王吉并一行從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
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晝老百年而終正是

鑑爲翰府名談

編作今時佳話

話本說微

權作散場

新編小說陳巡檢領妻記終

清平山堂話本

目 录

第一章 說話和話本

-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1
- 第二节 宋元的说话.....11
- 第三节 话本的编写和流传.....31

第二章 讲史

- 第一节 讲史的名目、体制和题材.....46
- 第二节 讲史的主题思想.....59
- 第三节 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69

第三章 小說

- 第一节 小说的题材和篇目.....77
- 第二节 小说的体制.....83
- 第三节 小说的思想性.....92
- 第四节 小说的艺术性 106

第四章 宋元話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第一节 话本的历史意义 126
- 第二节 话本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 131
- 第三节 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137
- 第四节 话本的研究和普及144

第一章 說話和話本

第一节 说话的淵源

什麼叫做說話？“說話”就是讲故事，相当于現代的說書。古代人把故事称作“話”，这个名詞早在隋唐时代就这样运用，見于《太平广記》卷248引《启顏录》：

（侯）白在散官，隶属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說一个好話。”

这里所謂“說一个好話”，就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的意思。侯白是一个善于說笑話的人，当时的官僚大臣就把他当作艺人看待，專門让他讲故事作为娱乐。后来人們就把讲历史故事叫作說古話，把小故事叫作小話。^① 直到現在，我們还

① 参考孫楷第《說話考》，見《俗講、說話与白話小說》，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27頁。

是把逗乐的故事叫作笑话。

說話这个名称虽在隋唐以后才流行，可是說故事这件事情却是早就有的。魯迅先生在談到小說起源時曾說：

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却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閒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①

根據現有的資料，大致可以肯定上古時代就有講故事的說唱文學了。例如《荀子》里的《成相篇》，很多研究者都認為它就是採用當時流行的民間說唱文學體裁寫的。從唐代的變文、俗講一直到現代的彈詞、鼓詞，都是帶有唱詞的說書形式。古代的口頭文學多半是有說有唱的，而且往往以唱為主。後世才逐漸變為以說為主，甚至只說不唱了。然而直到現代，說書還是作為曲藝中的一種，說和唱幾乎是分不開的。單純的說話可能發展得比較晚。三國時曹植曾在邯鄲淳面前背誦“俳優小說”。^②“小說”和“俳優”連在一起，而且用來背誦，可見已經是一種口頭演說的文藝形式，和以前的小說家有所不同。南朝陳始興王叔陵是一個喜欢看雜戲的，他曾在深夜里，“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③這可以說是說話的一種早期形式。真

正把說話当作一种文娱活动，那應該是唐代的事情。郭湜《高力士外传》里有这样一段話：

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变，說話，虽不近文律，終冀悅圣情。

太上皇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时候他被儿子肃宗皇帝关禁在冷宮里，非常苦悶，所以高力士就想办法給他解悶。我們知道，讲經和轉变都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說唱文艺形式，說話和它們相提并論，当然也是一种同类性质的东西。这时候是上元元年（公元760），說話不但在民間流行，而且也进入宮廷，为皇帝所欣賞了。

在此以后不久，詩人元稹写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詩里，有一句說：“光阴听話移。”下面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犹未毕詞也。”④这首詩写于元和五年（810），指的是他在前五六年間和白居易一起玩乐的事，新昌宅就是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的住宅。所謂“一枝花話”就是李娃的故事。李娃是长安有

① 《鲁迅全集》第8卷，《中国小說的历史变迁》。

② 《三国志》卷21裴松之注引《魏略》。俳优是古代的戏剧演員，一般都帶有滑稽性，近似丑角。

③ 《南史》卷65《陈始兴王叔陵傳》。“人間”即“民間”，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諱，“民”字都改为“人”字。

④ 《元氏长庆集》卷10。

名的妓女，別名一枝花。^① 她的故事詳見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所寫的《李娃傳》。元稹和白居易在新昌宅所聽的“一枝花話”，到底是誰說的呢？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他們請藝人到家里來表演；^② 另一種可能是白居易自己在家里講這個故事。依我看來，第二種可能性還比較大些。因為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各種版本的《元氏長慶集》，都只說是“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而沒有說是聽別人說話。說話的好像就是他們自己。而且白行簡在《李娃傳》里又說：“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詳諳其事。”似乎當時還只有白家的人才熟悉這個故事。而且，當時文人們確有聚集朋友在一起夜話消遣的風氣，有不少傳奇文就是在那種風氣下產生的。《李娃傳》末尾也說到：

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毫，疏而存之。

可見這回確是白行簡自己在講故事。

不管“一枝花話”是藝人說的也好，還是白居易自己說的也好，元稹詩注里至少說明了這樣一些情況：在公元九世紀初，說話的風氣相當盛行。不僅進入宮廷，如上引《高力士外傳》所說，而且也進入了第宅。“一枝花話”是唐代開

始流行的一个話本，一直流传到宋代未曾失传，至今还保存着两种話本。^③ 如果它最初是由艺人传播出来的，那么可以说明它的影响很大，不但白居易等人爱听，而且还采用說話的故事写成了传奇；如果它最初是由白居易家里人传播出来的，那么也可以说明文人們曾采用过說話的形式来讲故事，而“一枝花”也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话本。元稹曾說“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犹未毕詞”，可見此話說来很长，自寅至巳就是八个小时，决不会象《李娃传》里所写的那样简单。由此可見，唐代說話的艺术已經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会要》卷四曾載：“元和十年(815)……韦綬罢侍讀。綬好諧戏，兼通人(民)間小說。”段成式《酉阳杂俎》續集卷四《貶謫篇》里又提到：“予太和(827—835)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編鵲字上声。”这里所說的“民間小說”和“市人小說”，應該属于杂戏中的說話，和宋朝人所說的“市瓦伎艺”相同。而且段成

① 見曾慥《類說》卷28《異聞集·汧国夫人傳》及罗烨《醉翁談錄》癸集卷1《李亚仙不負郑元和》条。

② 我曾見有人引元稹詩注作“顧復本說一枝花”，但不知根据什么版本。如果可靠的話，那么顧復本可能就是說話人的姓名。

③ 《醉翁談錄》所載話本名目中有《李亚仙》一本。今存話本《李亚仙記》，有小說傳奇合刊本及《燕居筆記》本。

式还說是因为他弟弟过生日才看的杂戏，就象近代的喜庆堂会一样，應該是召請艺人来家里表演作为娱乐的。李商隱的《驕儿詩》里有“或謔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現代多数研究小說史的专家都认为这就是唐代已經有說三国志故事的証据。現存唐代文献中，还保存着“死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①更足以証明三国故事早在民間流传了。貫休的《觀怀素草书歌》里还有这样一些句子：

醉来把笔獐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乱拏乱抹无規矩，罗刹石上坐伍子胥，劇通八字立对汉高祖。

……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秦王肩上剗著棗木梨。^②

这些人物形象，很可能也是从民間說話的《春秋列国志》、《汉书》、《隋唐》等故事里借来的。

唐代曾有說話的杂戏艺术，这是毫无疑問的。但現存的話本不多。除了有《李娃传》可以作为一枝花話的节要本来參看之外，还有一个敦煌写本的《廬山远公話》，^③原題就写明“話”字，显然是話本。此外，敦煌写卷中还有許多說唱文学，也是可以作为話本看待的。^④例如有一本《韓擒虎話本》，原来并没有題目，只是末尾有“画本既終，并無抄略”的話，有人认为这个“画本”就是話本。这是可以相信的。即使它原来的确不叫話本而叫画本，它的性质也和話本不会

有什么不同。因为唐代有一种照着图画讲唱故事的文艺形式，叫做变文，它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的话本。那么遁韩擒虎故事叫作画本，也可能只是和变文一样，有画图作为参照的。敦煌变文中有不少是说唱佛经故事的，如《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等；但还有许多是说唱历史故事的，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虽然说唱变文叫作转变，表示它是以唱为主要特点的，和以说为主要特点的说话稍有区别，然而也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早期的讲史话本。这里引录《汉将王陵变》开头一段作为例子：

憶昔刘項起义爭雄，三尺白刃，博〔撥〕乱中原，
东思禹帝，西定强秦。鞍不离馬背，甲不离將身。大
陈〔陣〕七十二陈，小陈三十三陈，陈陈皆輸他西楚霸王。
唯有汉高皇帝大殿而坐，詔其張良，附近殿前。張
良聞詔，趋至殿前，拜舞礼中〔終〕，叫呼万岁。汉帝謂
張良曰：“三軍將士，受其楚痛之声。与寡人宜其口
勑：号令三軍，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擲寡人首，送与
西楚霸王。”三軍聞語，哽噎悲啼，皆負戈甲，去汉王
三十步地远下营去。夜至一更已尽，左先鋒兵馬使兼

① 参看《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輯，一粟《談唐代的三国故事》。

② 《禪月集》卷6。

③ 見《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卷2。

④ 以下所引敦煌写卷，都收在《敦煌变文集》里。

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灌嬰，二將商量，擬往楚家斫營。張良謂灌嬰曰：“凡人斫營，先辭他上命；若不辭他上命，何名為斫營！”二將當時夜半越對，諱得皇帝浹背汗流。漢帝謂二人曰：“朕之無其詔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對？”遂詔二大臣，附前殿前：“莫朕無天分，一任上殿，擄寡人首，送與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緣事主，爭敢如然！臣見陛下頻戰頻輸，今夜二將擬往〔楚家〕斫營，擬切我王本情。”皇帝聞奏，龍顏大悅，開庫賜彤弓兩張，寶箭二百隻，分付與二大臣：“事了早迴，莫令朕之遠憂。”二將辭王，便往斫營處，〔從此〕一鋪，便是變初。

此是高皇八九年， 自從每每事王前，
寶劍利拔長離鞘， 彤弓每每換三弦。
陵語大夫今夜出， 楚家軍號總須翻，
選揀諸臣去不得， 將軍擄甲速攀鞍。
灌嬰大夫和曰：

自從揮劍事高皇， 大戰曾經數十場，
小陣彭原都無數， 遍體渾身刀箭瘡。
不但今夜斫營去， 前頭風火亦須湯。
白羽新彤一百雙， 龍劍新磨利若霜，
儻若今夜逢項羽， 斬首將來獻我王。

除了變文之外，敦煌寫卷中還有許多講歷史故事的說唱文學，名稱各有不同，體裁也略有差異，但性質是相似的。如《韓朋賦》、《晏子賦》、《前漢劉家太子傳》、《唐太宗入冥記》（題目原

缺，今人拟加）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一本叫做《季布罵陣詞文》，又名《捉季布传文》，全篇是七言唱詞，讲的是汉高祖捉拿季布的故事，最后两句說：“具說《汉书》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可見当时确有說唱《汉书》的詞人，他們的話本叫作詞文，也就是后世的詞話。另外又有一本《季布詩詠》，形式和《季布罵陣詞文》相同，但內容却是讲张良唱楚歌散却楚軍的故事。現在拟名为《董永变文》的一篇唱詞，原来并无題目，从体裁上看也應該是詞文。还有《下女夫詞》和《苏武李陵执別詞》，都是詞文的別体。最后还应该提到唐代的俗讲，也就是讲唱經文。它是把佛經改編为說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当时的人民以及皇帝、貴族都很爱听。据赵璘《因話录》的記載，有一个俗讲法师，名叫文淑，最为听众欢迎；据說“愚夫冶妇，乐聞其說。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調，以为歌曲”。虽然讲的是佛經故事，如《金剛般若波罗蜜經》、《妙法蓮华經》、《維摩詰經》等讲唱文，也应该算作說話的一种。宋代的說話人中，就有說經說參請一家。敦煌本《辞道場文》^①里曾說：“讲經直作耶孃相，說話还同父母因。”把說話和

① 見許国霖編《敦煌杂录》，原卷为北京圖書館藏，索字46号。